

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墓誌銘一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墓
誌銘

公固百
媒之鋼
千夫之
特也此
謠亦百
千不確
平子長
謂因人
立言明
誠謂聰
言知人
兩者具
載篇中

公諱泰字世隆別號正誼菴陝西咸寧縣常寧里人
也先應天句容縣人高祖太居生子安洪武初子安
從戎西伐編今籍生清清生鑑字明甫號逸齋封文
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王氏封孺人頗育夜夢神
授白蓮一莖日生公孩孺即敦敏不譁八年而事塾

師輒越諸兒十三年選升府學十九年鄉舉成化己丑進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畝墳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譏於太守公立答之一百期月而堤成兩腸蓄泄吳到於今賴之曰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真女汝假他以苟賂耳一考而信同年進士

過吳說求衣裯不答察勸之公曰余爲吳人父母剥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於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稱青天焉于是巡撫都御史畢公奏曰吳縣知縣事上不阿諛臨下寬而敬剖決如流官反求貸不行吏畏民懷上考甲辰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饋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既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

崩首他官不辯也。公為折之。于是豪右歛跡。嚴震京
師。巡關居庸。繫荆士民。讐服。寡笞梨盜。後有首得遺
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兩淮巡鹽。且滿巡撫都
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
淮。阜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
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檢索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
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亥陞
鳳陽知府。未到。丁遂齋君憂服闋改南陽。唐王奏
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

王誰與守得淮汝寧知府及千戶准相惡各奏逮至
千人累年未判撫按下公三日而決甲辰司馬于公
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汎侵漁振
頑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繆邊干
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于公會鎮守巡撫將坐實以
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疑讞可于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
俱免于是于公有疑率召質決期年陞山西按察使
或謂大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

無雙可以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讐綱紀肅然公乃為一天白日遍地清霜之詩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太原知府尹珎出遇公于途前總緩避公召數珎珎起抖擻衣上汚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

朝廷體統猶敢假為悖言非罪耶笞珎珎訴于

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為強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

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

朝廷法諸寮慚退，既而丁王孺人憂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己未，詔起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跪辭不允，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聚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叅奏李跪堂前，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遞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既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

穩智公遂以擅打將官効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
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欵語移時留詩
云：寄與山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正德丁卯言
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復
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壘疏固辭弗允時宦官
劉瑾用事鄉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
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令
致仕罰芻米千石束著有司促輸宣府潘鐸諸人及
前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

皆以辟公罰米有差。公自是住居韋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拽杖撫童徐步，或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自詠。于是田父羽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于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于此而言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于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族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童頰兒齒目炯炯，射人咸謂邇箕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轂，故胡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

此計聞

天子復悼賜葬祭先是禮部復奏曰雍泰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先雖被劾革職但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可倫當時以為確論初公善事二親蚤年苦學至廢寢食王孺人懼其疾也屢抑之公曰不若是恐辱吾親及逸齋君王孺人歿哀悴浮禮疏素皆三年同學介菴李君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召

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堯典烝烝，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策驢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驢上，不顧。李挽驢曰：命之矣。公始降，別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制之。以歛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束薪，便遣還。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人。如之何方仕而先貪也？未幾，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厭職，變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

此節亦
不羈之
事

而急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後又退住韋曲。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鄉士或從之遊者，公遭過必稱名面命之，不假辭色。至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甲是乙非，幸無為雍某屈法。故家人亦或怨其少愛也。有司嘗獲礦盜盜誣弓三川人千餘家。有司遣卒攝捕，卒因取財以為收放汚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公使家衆捕卒數十人，笞殺渠魁二人，送其餘于某司。于是三川人依公如父母。則公自縣至司徒，旋

守而去其所不見之志可由據也所著有司奏議

藁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皆其意焉耳兄弟三人公為長配宋氏踰年卒贈孺人繼配馬氏封孺人有內德生子男四俱殤女二長嫁侍郎邢公簡之子知州野亨次嫁教授田君賓之子大有馬孺人以四男之殤也勸公禮娶王氏為二室生子二亦俱殤女二長嫁咸寧縣學生郭桐次即胡君之子儻妻也馬孺人先公五年卒王亦先公歿乃再娶今廖氏生男子一人亦殤公卒之明年宗人及鄉大夫始定其弟之子

而以先之竟此志也。子息猛烈發洩天地，蓋氣一且竟此志也。

某為嗣子丁丑年夏五月十日葬公于樊川之陽
祖塋以二孺人銘曰維五月甲申公即窯于樊陽
河華咸震四國齊悲曰天胡不憖遺我老弱輔天子
以種德于蒼生乃終不究爾道乃復鮮世有男弗壽
無女不藏胡天不知而憐茲者我老實厚躬恤
國家蔑有回志幼壯耄耋稱道不改如山如鑒如金
如弦如雨如雲如鳳鳥之革厥止定哉

國家蔑有回志。幼壯耄耋，稱道不改。如山如鑒，如金如弦，如雨如雲，如鳳鳥之革，厥止定哉。

于河州。端毅大師起于三原。五君子者忠勤太常澤
被方夏。風流來裔。克光于旦。爽呂張。則西士之傑然
也者。公之仇與。或曰。汲黯直而信。申屠嘉剛而斷。公
孫僑惠而不側。孔戡威而則。而公又哀之也。嗟余小
子零丁在疚。思孝先人。惟式是鄉。之前修矧。由總非
私淑懿德。苴經銘石。厥心諒哉。厥有紀漏。胡足道哉。
嗚呼。有日在天。有河在地。公云鬼神應並。明而同流
也。嗣子昭爾。聞永康告。

兵部右侍郎公墓誌銘

公諱天叙，字子淳，姓寇氏，別號凜水，以其邑榆次之

寇公別
歷不減

南有余水云。公年二十二中弘治辛酉鄉試與予同

北門鎖鑰而學

試禮部不第，卒業大學，乃會三原秦世觀、馬伯循、安

行更起陽張仲修、崔子鍾、臨慮馬敬臣同窓學四年，遂同予

一秉也。

此志其舉

正德戊辰進士，筮仕南京大理寺評事，即清介自

不刊名
言乎

持不濫交遊，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猶如

書生時。有一巨姓犯法不出官，以家人代罪。公駁之

曰：某人在而不出稱，非欺人即欺天。刑部奏請緝

事衙門捕獲，竟抵罪。上下稱其才節。及進左寺副，敦

履如前考績之年所審過輕重囚犯五千四百七十一起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一名口罔不克允故一時本寺及部院考署超邁等夷至形薦剡名聞天下丙子陞宣波知府一以愛民節才為政其均徭清稅剔冗除害鋤強杜謁興利彰善咸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於座右丁丑歲侵乃請于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慈谿有馮二虎者武斷鄉曲公置之法合邑安堵形諸歌謡尤加意學校以體認實踐為教取人

必先器識。于是四明之士多崇尚理學，嘗與鄉試外
簾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
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折所請卷
乃其所私者。時同試者曰：公神目也。每遇旱乾，齋心
虔禱，罔不響應，上下歡欣。寧波之民愛戴真如父母。
一時言官疊稱薦書，齋口褒嘉，在郡三載，政績卓異。
治行可課天下第一。己卯秋，超陞應天府丞。老稚攀
號跪請留，公固遜拒。沿河两岸，挽舟不能行，縉紳
大夫歌詠其事，謂此郡自張廣漢後，惟公一人而已。

比至應天。寧濠倡亂。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叢挫。
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幸無慮數
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于妄求冗費多所停裁。
未嘗科取上江縣民。初上未至。權幸先選女樂千百。
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二日。死者十數餘人。多菜色憔
悴。公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候駕。恐反取罪耳。權幸
懼。問計。則曰。吾當記名于簿。召彼親識。或食店酒肆
領卷。用則取諸簿耳。于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人。庚辰
正月上親觀迎春。公治具於郊外。俯伏廊下。嬖幸疾

公倨傲。譏充遲慢。或曰：此人勁直不可動。始免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羣賀生辰。率行四拜。公獨長揖。彬甚啞之。曰：「貞公私。久無所得。」貞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後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于是他嬖幸亦皆因此歛迹。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上。親奏。」遂止。其多所停裁者。皆此故也。捷奏獲賞銀牌綵幣。駕回撫按謀欲重遺諸幸。公終不從。雖獨送至淮安。然亦不能有加也。內外皆服公之才。操大軍既去。公

一意民事、興學均賦休息地方、比壬午今上改元嘉
靖、公應詔查舉七事、內關神帛堂匠十庫花園進鮮
軒隻等項、冗役冗費、百年積蠹、一旦裁割、上下稱快
甲申歲大饑人相食、公竭力賑濟設粥以食流民、尋
瘟疫又作給藥以救、皆公曰親巡視或繼以夜有言
疫氣盛行以沮公者率不聽、竟亦無恙、又奏折兌運
糧以糶民困四事、皆允行、是年夏以迎聖母効勞
有白金紵絲表襯之、賜公在應天三載初值
車駕駐臨、九月後值荒歉二年、公周旋致身不避其

艱士林倚重百姓依歸南都根本之地賴為一大保障初公至應天適癸未考查京職有言官嘗為公屬吏懷怨者劾公因緣鄉里權要驟陞京堂部院題覆謂公久敦士行素重官評公亦累疏求退上特慰留及應天政成撫按交章論薦至再至三人望益歸嘉靖三年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朝廷尋以鄖陽事重改提督撫治鄖陽任方兩月又以甘肅西接回夷北隣胡虜南邇土番介處其中孤懸萬里之外近且士卒叛逆人心未定乃又改巡撫

甘肅公至月餘、回賊三百寇山丹、公調度斬擒酋首
脫脫木兒及餘黨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復肆、乃
遂作士氣、時簡練、禁侵削、杜移役、實月糧、廣儲蓄、均
水利、興屯田、撫屬番、比及數月、人心感悅、咸有鬪志、
肅州有造匿名帖欲謀作亂者、乃奸人每當徵收屯
田時、輒造此言、以乙緩征、公乃會總兵親詣肅州下
令、有能告捕者賞百金、數日有告者捕得、一道士及
數軍生、按實置罪、即如約給賞、告者因詢屯政之故、
余額外之科、眾心大悅、竟無他變、先年土魯番大掠

其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遜番文求和通貢語猶恃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保無事時總制王公欲遣帖劫其王速擅滿速兒公又議自我太宗設立哈密後為土魯番侵奪先後經畧大臣止為此尺寸之地今雖為彼占據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速擅拜牙送還哈密為王如本人不振聽爾選擇本數有力量一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因上陳七事皆獲俞允西城有貢獅子犀牛西狗者前巡撫陳公及禮部該科請却不聽

公奏言 皇上即位來不好珍禽奇獸近曾却御馬
監虎豹之採以為無益今復用此豈 陛下有見于
虎豹而不見于獅子牛狗邪伏望却還以潛消遠夷
窺伺希恩之意尤願曰御經筵親賢士云公在甘肅
二年華夷帖服邇人惟恐公去巡按胡君體乾疏請
宜進秩以酬經畧之勞久任以慰邇人之望丙戌進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內撫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
仍時事甚難公靜以養民義以訓兵嚴以馭吏明以
祛奸圖大體急先務以為關輔之望丁亥北虜寇固

原公調度裁殺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之功也。上賜勅獎勵予大紅織金綺絲三表裏、白金三十兩、陞俸一級。戊子歲大饑，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銀鹽以行賑，忠誠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議。公晝夜區畫，選委賢能守巡，綜理周悉。閩中之民賴以全活，故雖遭大荒，地方無虞。其議

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

奏請停止

上命取回

人心大悅。謂公有

回天之力。庚寅陞刑部右侍郎。

未任丁毅菴先生憂服闋，大臣科道屢薦，癸巳八月

起改兵部右侍郎。朝野屬望乃九月下甸遂感痰疾。然猶在部理事。十月初大同軍叛。力疾上疏。討賊。

之策。且求休退。上不允。下其議于有司。時有言官。

繫獄問死刑者。一大臣欲具疏以救。謀于公。公曰。祗成君之名耳。不能救彼也。其人問故。答曰。湏同諸法司。請于當路者。使恩出于。上則可。從之。言官果得

緩誅。是月望日。上賜鮮鷄于其第。十一月二十六

日。終于宦邸之正寢。距生成化庚子年五十有四歲。迄未能竟其所學。嗚呼。痛哉。病中縉紳訪候無虛日。

遇人輒論國家大事、及為學之要。亹亹忘倦、不知其病也。訃聞上傷悼賜謗祭勅有司營葬事。諸公鄉臺諫部曹暨鄉黨知舊為文誄之者百餘篇。其頌紀德業無異辭。初公生而岐嶷英敏。五歲母趙淑人歿。公號哭撲踊如成人。常依鞠于外祖趙翁。翁每撫其首曰：此子面方口大，動止不凡。他日必昌冠門。年十二從邑人任同知受舉子業十五補邑庠生。弘治丁巳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于京師游中丞姚東臬之門。布袍短褐往來徒步。東臬甚重其器識。同諸君講

學京邸公篤信踐履勇于寡過同儕遜之一日聞毅
菴先生病歟急卽暮裝歸千餘里六日夜抵家侍湯
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毅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漸
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關中皆迎養事
吳淑人極其誠敬痛趙淑人早逝言及必流涕處諸
弟恩義備至從弟天與幼孤撫教宦所發解山西登
進士今為東昌知府其交交友始終無間病疾患難盡
心相恤鄉里無大小皆有恩禮則公著于政績者豈
偶然哉公上世本徐溝縣人國初有諱信者徙籍榆

次信生文長、文長生彥清，皆隱德弗耀。彥清生琰、琰剛毅重厚，寔昌世業。琰生玘，馴雅純篤，以次子儉貴贈大理寺左評事。以公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配張氏，封太孺人。贈太淑人。是生毅菴先生，諱恭，及裕菴者也。先生以太學生仕判定州明敏不詭，定人至今頌之。以公貴封如其官，配即趙淑人。寔生公，繼配吳淑人。生天秩、天衢，俱七品散官。天瑞舉人，然則公之所淵源者，遐哉茂乎！公配郝氏，相敬如賓友，累封淑人。蘇州府同知璫之孫子，男二，長陽、已丑進士，禮

部主客司主事學行克思蕭公娶王氏贈孺人都御
史和順王虎谷先生之女予嘗擬之程張朱蔡為姻
者也繼娶王氏憲副陽生公槐之女再繼趙氏封
孺人義官趙晏之女次陟蔭補國子生聘太僕卿太
原侯公綸女女適邑人國子生郭光臣卜明年嘉靖
十四年二月某日葬公城西祖塋之次今年春予以
公務取道榆次以哭公詢其後事陽言臨終棺斂之
需多假于人俸入謹置田數區雖居第仍舊弊陋未
葺理乃延予食于天秩之屋天秩屋反優公數等亭

謂陽曰。此汝父所以超邁常流者也。汝繼其志。增光
多矣。陽欷淚不能已。予與天秩皆哭。陽遂以銘請予。
東昌又以前太常卿翰林院學士棠邑穆公伯潛狀
來。予覽輒泣數日而後能次第其以志之銘曰。嗚
呼。自斯學之不明也。過之者。驚為高論。而行未方。不
及之者。溺于流俗。而見未弘。士習日敝。民生寢殃。惟
公同諸君子之遊也。蓋义未此乎。快快也是以處能
從其所志。仕能行其所藏。惟道義之是履。雖禍福之
弗憚。司刑之祿淑問典。郡則著循良。京兆巡撫之所

至輒鴻功偉績之收成實俊造之楷範廟之棟梁也乃今已矣士林失望將歸窀穸何勝悽愴爰銘貞石河山並長

明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
墓誌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
柟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柟為

武榮殿
皇帝太
何之柄
持之闔
官天下
美而如
悲湧：

卷之三

四

修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生因講馬陵註不合

憲皇帝

憲皇帝

朱守雷

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子於朝當其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虧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不欲使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宴或謗其矯激又亦自息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

謹卷

時務

不可行

齊不

興發

錄存

宮非禮若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夫三日可乃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橐以見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獎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柰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先生乃

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
撼以危語。先生不動。久之。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
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道士多
賭賄。或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賊
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
奏准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
文清公於鄉。而凡斥韓王徵鑾之道。號禁吉府土木
之科擾。上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
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

罷左道齋熙傳辨傳奉諸事。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通惡。怨徹中外。莫敢言。先生乃獨上疏。乞斬泄神人。憤以弭灾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同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因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受命者如此。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

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勸富僧通唐人長子操瀆齊
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
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劉穆之之
風、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買甕遺之、兄弟感謝屬邑
靈寶有誣民殺夫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
得其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
如律、許公稱為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
亟騎遍勘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来菜食之、
里老亦自裹糗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酒、里老不敢

求索乃有勢豪謀利病窮民者則痛治之以戒衆而
又表賢者之間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俗拆
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
吏己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
瑛等經術氣節撫字鋤強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
四年例賜衣服楮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
先生奏漸踈於上懼誅飲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綵
及鴻臚寺丞俞林編修劉瑞御史張天衡皆上疏乞
窮李廣賣官鬻爵之罪獎先生犯頗敢諫以慰人心

減革標

而增本

實益直

先輩之

風乎子

期死后

誰是知

晉

閏月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校道過
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始獲出郭
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刀惡拔信善崇正學毀
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辛酉
陞副使奉敕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染夷俗頗乖
禮教法度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貯汚官吏有望
風而逋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條疏八
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
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提學關中

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於是士子
益自策厲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徃於道駿驥乎復周
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銓衡因馬儀之
事為憾有磨氣之說先生聞而作神劍詩以曉之正
德丁卯陞山東按察司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
僚有事垂理法者亦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
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否博詢諸訟者密記
之以行獎責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專橫因前官陰
使校尉至山東糾訪亦無刺舉官以寢八月丁母

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綵欲起復，力止之。已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乃上書

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覩。瑾怒，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廩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主

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書以上達瑾聞怒曰
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
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乃改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
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先生邦秀
交薦其賢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
不允乃上楊太宰書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
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勑之鎮豪猾久攬糧
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

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
自叅將以下順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
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
鎖鑰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
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
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疏入不允且
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上不
允准養病病痊超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
氣清徹舉止端重異群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

女過之、拜而不答。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扇還櫛之下。同舍生慚取他扇償之。少年趨向之正、即異流俗中。顥若此長益刻苦。自厲穎悟出群、六經百家言一誦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曰：「烏用是炫燿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穎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

采大行為恨先生天資衆邁狀貌魁異知識卓越器
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
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不相似理明義
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為機動矢發
無畱礙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翻譎臨死
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趋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
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旌擢之典獨後於人時
論稱屈博不動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
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含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

水三日不入口、卧苦枕塊、衣毀骨立、妻妾不同寢處。
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為難、自負獎
拔善類、終始不踰、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屢空、茹
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
招呼、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
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因苦恒注意區處之、或
誣罪至死、力為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諱諱
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平可畏而親談當世
至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鬚

髡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門騎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詭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放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

蹕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

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誥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戌時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

日亥時配李氏誥封安人文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約一嫁榆次人都御史冠天叙男冠陽一嫁太原人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徵甫一切銘曰嗚呼

虎谷先生志欲行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耶然亦少有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遇也嗚呼虎谷先

生。

明福建左布政使質菴范公墓誌銘

質菴范公之歿也，其子舉人永宇兄弟自桂陽寓書金陵曰：「往年字母何孺人歿，涇野子旣銘之石矣。茲父之銘，諒亦不斬乎？」并以前郎中閩人林炫狀來予嘆曰：「嗚呼！質菴公乃未究其志而止此邪？」按狀公諱格，字以載，別號質菴。初號遠谷子，再號三峰。郴州桂陽縣人。生有奇質，長益英邁。登正德辛未進士，益仕行人。是時諸所差遣，多徇干謁，而職司其居者，顧或

以行人
而論列
行人事
似亦今
人所罕

不與君即上封事引明前典至以冗員自讓侵官諷人於是使事復舊風采懋着嘗使蘭州再使崇府皆禮成即返無所滯染家宰邃菴楊公稱其學識氣節度越等夷甲戌選授南臺理刑明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首言建儲以安宗社謂

先帝御極榮王留侍宦瑾亂法致之去京今當妙選宗室備儲貳位俟有青宮然後分茅至引宋韓琦懷孔光傳以上仁宗而其馳騁騎射厭習戎陣不御深宮孤立可畏諸語聞者縮手莫及嘗以身辟不辟呼此文模間氣云蓋金建寫逼真公則壓不可及

官簡文王忠怙勢凌辱監臨主事至捶殺其隸人太
監黎安遭隙寧淮二府至折撻其長史南京守備
劉璽貪婪暴虐至令都人罷市切齒刑曹郎中聽富
民析產之訟至受寡婦之金而徇偏私公皆歷疏指
劾乞正大法南都稱快其論納馬姬事比擬過直尤
人所不敢言者丙子冬奉

勅清理江西時逆濠虐焰方熾有勸公避難者公引
埋輪事以行至未數旬即論濠優秦榮僭侈居如
王宮繼論濠令三司朝服慶賀蔑棄典禮乃又劾太

監畢真附醜仇正瀆貨無厭都指揮郭宇傳泄諸司
消息罪狀重多且請武廟或出郊原嚴警蹕敦扈
從以防不虞當其風采人或比范滂云然真宇皆濠
黨也濠真使人遮留公奏各先誣奏公離間骨肉誹
謗宗藩公巡歷至贛被

旨令拿解繫獄拷掠幾斃值

聖駕北狩繩繼七月後送法司議罪役值

聖駕南巡又淹繫經年始謫龍州宣撫司經歷爾乃
修崇禮信均平賦役又使知送死之道以感化四夷

平死于一
生者亦
鐵中之
者

真出萬

未幾逆濠及真卿相繼以叛誅。論者謂公有曲突徙薪之功。交薦十餘疏。辛巳

今上登極

詔復原

職送者填道泣別。名其厓曰滴淚厓。閏月即陞漳南兵備僉事。四閏月又陞饒州兵備副使。蓋殊擢也。饒州東湖盜之淵藪也。公議設官兵於康山以控制。又禁遏淮府群校之恣橫。乃修饒城及萬山東鄉二城。創置安仁一城。皆經畫有式出納明允。而又築湖堤以壯學宮。增漏澤以掩貧骭。焚庫皮以祛積崇威。忠大行。信義昭著。盜戢民安。屹然一方有郡守垂禮。

因公面詰，遂生荆棘，且嘗見忌鄉窪構興謠謔流布，遐邇言官論列漫及於公。公即懇疏乞歸，撫按交留旌薦，不顧。未幾，一巡察使

奏調公南贛以便行事。公曰：監司改調屬官，戛然綱紀解矣。遂三疏得

旨致仕。饒人刊遺愛錄以傳。公歸杜門課子，當路故知片札不通。三年一日也。已丑尚書胡公永清薦起公密雲兵備副使尋轉本司，討鏽賊有功，獲賜金帛。是冬陞陝西叅政分守隴右。時劄鞏昌，協勦

西蕃板兒等族再荷

賜金七閱月陞福建按察使過家省母朱夫人承歡
月餘母忽遘疾不起居喪哀毀數日不食服闋巡撫
汪公珊薦公與唐公鳳儀為全楚長林乃甲午春復
起山東按察使撫按交薦秋陞浙江右布政使藩務
叢雜乃未明振衣日中退食形神頗瘁丙申陞福建
左布政使七月蒞閩精神頓減歸思屢興十月二十
六日遽中風痺越三日卒於正寢嗚呼傷哉公和厚
精確遇事敢為勇不可奪事母至孝獄病中形之於

詩撫兄孤女極厚。嘗携養一甥於宦所，捐積俸貲立置家廟。序刊族譜，周族人之不能婚葬者。叔珏卒於金陵，貧鬻其子。公贖之以還，又歸其喪。鄉友許君愷卒於塗疫，躬為殯瘞，至於辟薦名賢，如恐不及。雖處鄉州盜寇，亦皆有策。然則御史之風烈，藩臬之樹績，豈偶然哉？公配何氏先卒，舊無妾。赴山東過徐，始納一妾，曰張氏。公卒之五日，自經以從之，亦異矣。子男四：永寰貢於鄉，永宇、永官相繼登名鄉舉，皆嘗從予遊。永家業儒，女一適醫官郭岐，孫男五：時敏、時敏

俱邑庠增廣生時敷時駁時徹尚幼孫女六曾孫男

二元默元熙公生成化十年甲午九月十一日享年

六十有三所著有質菴稿及續稿若干卷藏於家永
寰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何孺人於某山之原是宜有

銘銘曰嗟乎御史之難能也士風之邪正世道之

暨涇
野有激
十秉需
託之于
斯銘載

隆替闢焉夫彈劾其職也當其有勢恐忤權而違時
也或逡巡而避當其無勢恐寡言而曠官也或搜剔
而論夫薦賢其職也當其高賢恐其或拂人也姑隱
忍而已之當其未賢恐其未合人也或夾帶而譖之

此六刊

之論范

君知已

也忍使

琳卿

擲地散

於是豺狼恣於當路。姻姪齒於廩仕。士風以邪。世道日替。憂國之士。每切念焉。范方伯之初為御史也。侃侃乎其嚴辭也。庭庭乎其正色也。斷斷乎其覆公也。是故寧論効劉琊畢真寢濛諸奸。雖瀕于死而不悔。而不欲以迂說浮議之事。姑以塞責而免禍。寧論錄羅玘張吉王思諸賢。雖寢其報而不怨而不欲舉鑽刺營苟之人。姑以示恩而徼利。得公數人布列臺省。又何憂士風世道哉。乃今云已。傷如之何。銘此貞石。千載其不磨。

明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繡嶺楊公墓誌

銘

人之生
平患無

操持不

患何坎

若繡嶺

公者真

可與于

斯道者

公諱淳字重夫號繡嶺同子舉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四州布政使歸而卒于正寢者也初楊之先世出華陰縣有百戶君者徙澄城生政政生敬祖皆居澄城段庄里光祿祿明興有諱仲微者始徙臨潼縣安業里仲微生和和生讓成化末輸粟千餘賑救貧乏生子虎贈浙江道監察御史虎生欽是生公者也以公初官累封工部郎中加四品服色母王氏封太宜人

公樹助
展采提身
無一不

集事而
在行道
所稱志
方圓齊
執者乎

公垂髫時雅有志向時祖業頗豐公一志于學不為富奪祖于諸孫中特鍾愛焉曰此其大吾門乎弱冠受詩于季父運使石川翁以儒士中弘治辛酉鄉試既偕季父僉憲櫟東翁同業于大學公既登進士觀政兵部授江西道侍御史時宦官劉瑾索求科道瑕疵適決大辟衆皆推避無肯行者公請行大中丞居公喜其能任事也而瑾惡其同鄉不附已諷當道改公工部屯田司主事庚午安化王叛王師于征公為之先事前行卒未被差荊州抽分竹木時川中多盜

商販十減四五。兼以勢要請託。翫語旁午。公一切遏抑不行。時有青龍之謗。竟未能汚秩滿陞。營膳司員外郎。管臺基等廠尋差遼東查盤軍器。甲戌陞都水郎中奉勅管理通州南旺河道。浚決溝汚築復堤防。一時糧道稱便。京儲頓增。時中官方橫。舳艤往來。陵轡州司需索無筭。聞公退避。有號二劉者。

勅使西域取佛。其船百艘。所費萬計。聲勢赫熾。沿河州司懼不敢支。公移檄擒治其前黨衆。歛迹而去。國初工部尚書宋公禮。治河有大功。禮曹議祀。以宋

居中、有司奉行違錯、又進用都督于其中。公奏改正修葺祠宇、纂王端毅公奏議、丘文莊公之詩、刊為漕河紀事、以永宋公之功。又發庫帑羨金以備孔廟、其地舊有徐君墓、乃延子陵掛劍處也、亦築祠立碑表其賢。三載再補虞衡郎中、未一年陞湖廣寶慶知府、南楚風浮、俗又尚鬼、公乃首興學校、延經師以勸生徒、四擒妖巫、徧毀淫祠、始則詞訟盈庭、一判數千、繼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之間、浮風不變、巡按唐君薦其剛正清明、惠德安民、有其妻外適而娶妾。

美玉無瑕
瑕亦有
惟玉有
之識者
思質焉

者其妾生子已生員也尋其父不認告之公公用古水盆法破其鼻流血盆中并取他隸血于盆以辨同異其民遂抱子而泣歸處其妻如初又奏革峨藩過用桐油船料數萬及强占居民田產數千并擒治揆置之人峨藩上章誣奏事下湖廣鎮巡會問其叅語曰知府楊某矯枉過直致謗激怒于親王疾惡大嚴因公取怨于官校究其立心行已之迹無非守職愛民之心罪固難辭法應調用得

旨乃調知鄖陽府才七月陞山西副使奉勅管理

鴈門等關兵備便道歸家適封君遘疾公侍湯藥月餘而封君卒人以為孝思所感也起服除湖廣郴桂兵備郴桂楚之南徼也地雜苗夷俗多寇盜有禪光眼者聚衆數千肆行刦奪公皆捕平之蒙賞賚嘉靖辛卯陞四川叅政次年陞本省按察使次年陞本省右贛尋陞左贛公在蜀威茂諸邊將常因蕃夷入寇多殺無辜以邀賞賚公累檄諭以禍福勸戒切至諸將感悟蜀藩知其廉贈兼金一百撫臺贈金八十皆不受貯之庫其為叅政時嘗視叅當放支銀伍萬

或曰此可得矣餘終不肯放支公平生清忠自勵慕
趙清獻之為人俸祿外一毫無私子弟有諷其置產
業者乃厲聲訶之曰汝第勤耕力學我不為汝所役
使也見著綺羅者則曰此天物也汝等可易用乎甲
午冬聞太宜人訃歿恒幾不生即日奔歸自是遺榮
養素居室蕭然己亥五月十六日刃時有雷震轂異
常即攝衣起危坐有待人弗喻其意是夕衆見星墮
于居之西北隅次日達賓談笑間少覺不決遽不起
矣嗚呼痛哉公元配魚氏贈宜人再姜氏贈宜人張

氏孫氏俱先卒。高氏男東星娶米氏，孫男女各一尚幼。公生成化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五歲。弟瀚卜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永豐鄉石川河之右。狀乞銘。銘曰：猗大方伯陝士之英秉直不屈。剔歷有聲。昔在都水宦舟歛藏寶慶之守湖民用寧。藩臬于蜀。爾道滋章。銘茲貞石。千百年光。

明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叅政硯莊先生

葉公墓誌銘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

不勝
不勝
不勝

至嘉骨
不傷氣
革公行
實現璣
具見此
篇中

今觀汪太僕所狀參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昌刺郡管州三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屢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石立團甲法十戶為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處道庵僧刹及暎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

復勸富室捐粟。乃拜發所儲常平粟。廩瘠者與粥。能動履者與糧。不能耕者與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莊。平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屯初任意懇田。盡畝報糧。後地狹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有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一千餘頃。命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惡地。聽民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郡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萃三邑。

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圮，淫雨漫漶，廣役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有二衛，衛官頗縱，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不敢侵犯。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曰：「寃婦致旱，况茲三囚殺人媚人，球豈敢為？」卒與平反。公每鞠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瀧岡阡表，感所書平生事，揭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聚牒獄，無冤囚隣境，雖有他盜，亦皆竄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閘，留滯數日，公命閘吏放行，官卒遂鬪，撻吏幾死。

公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治擾吾土者耳頃俞公進掌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乎乃又檄濱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教者公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才足經野賦稅得損益之

善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良之體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即差監太倉時內宦憑勢橫虐縱卒侵漁或歐撫運官公縛卒寘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法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非地祁寒毅然不辭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又明懸戒約理喻斷絕中貴綱絲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庚咸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塲之直以葺埠岸草霸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

不休心他日武廟北狩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即馳
至部申畫招商之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
拒權勢之請絕冒中之人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
榆河百騎突來蓋即駕也公伏謁道旁時武廟方
獻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奏
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鑾并劾太監郭某而
軍中所稱糧芻平者也上頤之釋不問未幾郭宦
卒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楊公深知公賢凡各司
郎中或缺命公攝印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

論必至有勢豪中益奏下公執不可。崇三堂及
武廟南狩，凡部中事擬議叅決，必宜于行，則東昌之
政此其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
一從其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
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士，作為戲詩，公竊學之，輒
有可觀。年十七受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
陳公琳選為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胄監，祭酒
橐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舉進
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

於其重義輕材尤先意承之封君遠疾憂形于色躬
調湯藥衣不解帶既喪哀毀過禮其從孟齋於寧州
也率與其邦之賢士大夫游有聞與告有私與絕則
曰吾兄為清白吏足矣伯兄蚤世子俊有童心而季
弟庠生天榮又老於學公儆戒慰勉無所不至季父
靜軒素器重公公亦感其知愛於其壽也請榮以散
官其處羣從子弟又盡言規正不使有差雖姻族鄉
黨亦皆曲有恩意嘗壞積券曰居官不能仁鄉里乃
以是自累耶至於立諱庭交朋接引後學尤所不倦

然則東昌之政豈無所本哉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
氏號礪齋一號硯莊徽州婺源人也先葉本姬姓聃
季為司空食采于沈後為沈氏沈諸梁子高為葉公
後又為葉氏葉公之後六族居南陽者莫考建安初
子孫渡江居丹陽散處江南者大中大夫望始也望
之後五傳居歙之新安者承直郎林秀始也林秀之
後由中平迁今外莊環溪者細三公夢志始也夢志
生友友生亮亮生炳炳生朝宗朝宗生玄否玄否則
公之曾祖毅本力善氣行卓犖貲稚于鄉嘗掌區賦

傾綱運行輦推馬玄否生觀武宅心寬厚人稱長者
觀武生兆允配游氏是生公兄弟四人者也初以子
天某貴封文林郎崇仁縣知縣子孫稱崇仁君後又
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博覽惇行孝弟信
讓游亦封孺人贈恭人婉德於崇仁君然則公之原
流於先世者遠矣夫冀遂為司農黃霸入為丞相公
雖以河南右叅政管府事嘉靖丁亥二月陞四川左
叅政行至鎮江乃七月十四日卒享年止四十有八
使天假年冀黃位不難到也配汪氏玉山縣丞禮軒

汪公厚文封安人加封恭人子男份原學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娶詹氏蓋能續公之志而益光大之者也女信圭鎮圭福圭俱蚤夭孫男懋之孫女茂蘭茂蓀公所著有上谷藁淮南藁硯莊雜藁荅山行藁數十卷藏於家原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問銘銘曰 稹礎硯莊視履孔減行發婺源政在東昌為時惇哲並漢循良年四十八古昔先民厥實豐厚其毅允長公之言曰古學尚行今也辭章尚行相乎辭則行涼凡厥有行無

忝所生。肆其事業。陋彼尋常。設施條列。咸可法程。言詩撰文。雅稱先生。寫書原學。邁迹官箴。我銘斯石。千載為章。

明贈左副都御史謚忠節江西按察司副使
許公墓誌銘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嬰其敗。自古及今。其軌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正德丙子之間。佞倖讒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

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
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
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果於為
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
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
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
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
踰年戊寅宸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
臺諫論劾詔差都尉傳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

惶懼乃六月十三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鶻言曰。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上。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達耶。公曰汝能殺我。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間耳。遂令僧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疇昔之言正為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顏容猶生。秋七月提督軍務餘姚

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檢生
得宸濠於鄱陽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内外人皆素
服哭奠公柩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
其忠烈今上即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
節遣官諭祭安葬且命有司建祠其鄉蔭一子
瑒為錦衣衛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內庭必能
計黜權臣制宸濠於未然不然即剪盜策行豈可
寢其反下而數萬生靈之命上而九重南巡之
禍皆可免也嗚呼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

流涕者也初都諫張元傑曰許汝登自江西寄予文
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邸
其殆為變乎汝登其殆為文山乎未幾果然然則公
之志蓋已豫具乎公年二十六與予同舉戊辰進士
明年授山東樂陵縣令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
劉七齊彥名颺起畿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
濬城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外高
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
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

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
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
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
二寇猖獗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
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先事築鑿設城樓置巡卒樹
岸柳壬申五月蜀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
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驃二百四十四未幾賊
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庄一鼓坐勦平

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乎！劉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達，字汝登，汝寧固始人。高祖曰：某曾祖曰子誼，祖曰昂，凡三世皆以務本敦行為事。父諱寧，克嗣厥休，配邑大姓王氏。乃實生公。風骨秀

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傳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
人然則忠節之事蓋以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
業郭介夫曰公之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
之無可柰何者果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
曰賊公之死可謂國之光而臣之防矣果哉公死難
時年統三十六夫人楊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楊次
統縱皆學生女二人長嫁徐舉人之子某次嫁沙監
生之子某瑒將學而有器識既葬公號泣六年而
後就葬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

帶哭不能仰視予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乃然後知天於有道者固不斬也葬在某年月日在邑某偏某原銘曰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章國無忠義亂此綱常禽獸食人於何不喪雷被奔漢貫高無王烈烈汝登生獨異常辟雛孤鳳碧梧桐鳴若千頃波如百煉剛知樂陵義討劉齊亡反武不是胡爾咸威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朽者務名結纓仲踰罵賊真卿斯風久淪爾於宸濠揚惟天有神惟地有靈爾後必熾我銘斯皇

福建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韓

公墓誌銘

文法斷而不斷續而不續

續讀司馬氏甚

此等文

纏繩數

以故

千言而

公姓韓氏諱紹宗字裕後號蓮峯同州朝邑之南陽洪人也初弘治辛酉榜與公之三子同試長安邸一寺朝夕遊三子者今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邦靖也時三子已靈俊度人而工部年姑十四即同榜舉矣比正德戊辰同三子試禮部而僉事工部皆又同榜舉進士仕京師乃茲習公而未拜也壬申歲病起赴京始由華陰謁公於滻南然嚴範

不厭其

煩

韓公才

識氣節

一一從

中流砥

柱自尅

並時便

可概擊

龜大界

矣古韓

氏有鶴

抨時湖

翻欲舉

酷類此

鴻度補未見漢汲孺劉向也當亦不過是耳病以末
方議執杖履屬者儀封遣從弟奉都御史華陰屈公
直狀為公索墓銘矣且曰公治命也嗚呼痛哉初公
遠祖多懿髯再生宋季譜失其名世稱鬚翁鬚翁生三
子遭金元亂乃使仲子避居慶陽安化之白合季子
避居洛南之橫山曰幸有來日無忌朝邑也朝邑則
先人城在焉又當潼蒲二關之衝士馬所必爭故命
伯子不避去厥後仲季之嗣皆繁碩而伯子幾世孫
仕元為萬戶矣然亦失其名獨其塚在南陽洪之馬

榜頭里人猶呼為金牌韓萬戶塚云萬戶幾世孫名平輔生得春得春配孟氏生恭配不詳生整整字子肅以字行配白氏生五子其第二子曰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配張氏封太宜人是生公而以獲貴者也韓氏自平輔來皆豪于財而贈君少輒奉義克斷有兄弟析者不能決一卮贈君時總八齡即笑而尅之各付之半父老大驚其非常衙前張豁趨好折辱人橫行邑里莫敢娶贈君往罵其門無怨言但曰是八歲搃金者也父滯不嗜同州水贈君置車一乘日

三十里往汲之家有瓶金、白夫人常取之以與諸女。贈君瞰其將鑿也，又益之。正統間，掌輸粟五百以賑饑，例當表宅里縣官以他怨不表，而贈君亦不請。然年僅二十九歲歿。時張太宜人生五方八歲而公且未瞑，撫以自立，乃更獲表其宅里曰貞節云。公稍長，受蔡沉尚書於叔父武清知縣倫。武清君剛毅能沮權勢，而又疏通致遠也。故公盡得其傳，起家成化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至福建按察副使云。當在部時，雲南廣東二司號繁劇，公雖山東同

無佩二司綬乃又或佩三綬至十三司者有大
也。尚書亦付之處。張文安伯者，勲戚也。族人奏其
不法。公當訊而張以近倅來，然輒置之。律柯御史忠
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柯
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
得先謁？」勘官杖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章免官。
時真定知府來謁，迓甚驕倨。然以其連姻近侍也。且
太言曰：「朝廷曾念及知府乎？」公笑而不應。明日取
府券盡得其私奏抵於法。大同鎮守石太監岩、巡撫

都御史靈寶許公進各奏劾詔差公正官勘而公
借袁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而許公
無瑕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送理與法死不為也
一日許公以文移使知府来自已事而公適他出袁
周受其移公還謂曰如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
乃召知府來曰都御史雖尊官今犯人爾可以文移
朝廷勘官乎知府抱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
比獄成石獨奏入黨文職朝廷震怒以為欺罔下
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大理官改勘於是許公卒以

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婦人者
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者亦徃占之
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
所事果神使為若祈於我即前貲若對曰妾神謂公
正人不敢即耳遂論死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
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
賊十萬綏數十人乞繫獄勿宥不獲於是部尚書彭
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宗人逋官租
者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兆比

侯所犯非逋租比

陛下遠宗光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於近侍故卒無法焉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奏伯下於獄有司追僧僧匿大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公曰以一僧繩大臣又弗出納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之壽寧侯有門官樊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勲戚為奏狀常不實既公攝樊樊匿侯所諸貴皆與授公卒致之獄一日公出門獲孔子具悉樊惡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即呼樊來曰而何自殺其罪

此之爲
左術何
減昔刑
吏之欺
包孝肅
也佐諸
誠杜法
有以糾
夫人而
比跡包
孝肅也
人之品
亦高矣

乎、樊色動然不首。公曰：第實首貰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誦其札甚習、蓋樊以公不可囑故。左其術以丐生耳。樊於是得編戍於遼東。有報義男婦者、當司論死。比朝番太牢三原王公疑過重、當司不能對。公前曰：義男殴父則坐子殴父律何耶。王公曰：義男殴父為下犯上、報義男婦上犯下也。公曰：均之為亂倫耳。王公曰：郎中言是、乃卒論死。太原尹知府珎以怨誣奏山西按察使咸寧雍公泰下刑部訴尚書且讞泰酷刑當罷官。公棘見太宰王公曰：雍泰朝之直臣。太

宰有進退人材之責。可避鄉曲之嫌。而坐視耶。王公
遂奏。泰所坐非例。得左遷。叅政弘治戊申京師大水。
米價騰翔。公奏乞應糧俸者預支三月價可平。詔戶
部從之。有囚縊死於獄。巡風及提牢官故皆有罪。公
曰。巡風者焉能及此乎。乃言之部尚書。止叅提牢。遂
為例。東廠錦衣之獄。皆附刑部。有所枉。不敢辯。公送
獄。堂審。部尚書曰。此獄自廠衛來耶。公進曰。大人第
當視情法如何。勿問所從來。聽者聳然。公在部九年。
諸所創裁。平反多賴。是嚴稱綽然。會大理寺丞缺。吏

部將擬陞公、王員外嘉慶者、故誣奏公他事下都察院獄、曰吾固知韓無罪、然吾令其不得陞寺丞耳、有騰御史佑者、唆當間御史故稽其事、及寺丞缺補、吳王始自伏其誣、御史騰曰、韓雖無罪、然同僚不和、當外調、都御史疑之、移文刑部、尚書不敍決、而諸郎中公梁輩皆奮然曰、王奏韓皆公錯、焉得言不和、部尚書乃又移文吏部、太宰王公曰、同僚不和為同署文案耳、卽中山東司員外卽雲南、非同僚也、事始解、蓋王諫常益人馬床、而公笞之、騰謀陞寺丞、忌公軋已。

部尚書之妾父有犯囑公而公未之貸也然未久竟
陞公福建按察司副使為弘治壬子也比至司公曰
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內眷
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
奏都司免冠求貸始已內謫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
左遷福建左布政使其子撻人於市君過見之即移
文取其子問狀魏夜逸之以歸有屠牽執強市肉者
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
曰若等不知新韓副使平皆械送之公而抵罪常受

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灰識竿數百遍，挿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秉治者尚駭然乃發憤以病去。司無吏廨而右有奶奶廟，官屢欲毀之而惑於閩俗。公遂改為吏廨，無一人譁有訟。其兄奪田者歷諸司而詞證契冊皆無據。公亦卒笞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既而公假以清軍事吊其里之故冊而得其實也。於是鬻契偽證皆得罪。而其弟有原業掌監誠貢院有

仁智者
之言

書卷以嫌字不謄者八十人。公曰焉有一書經即八十人買中者乎。閱其卷得中式者四人。有減塲一人。文優而卷縫之印缺。公曰此必謄錄者割之也。乃告諸監臨。折其封稿果不減其人。為吳琬。遂訊謄錄生。生泣曰吾師也。寧忍操戈哉。公曰有由矣。滋訊之。得其情。蓋生之亞為吳珎。亦應試而生。乃謄錄故。生見謂於妻。生恐珎更中式。滋為妻誚也。乃謀割珎卷。琬字皆從玉。在彌封中相似也。而又姓同。故誤割耳。於是抵生罪。偿珎琬卷。皆中式。監臨與他官看一卷。欲

取之公以其不稱也爭之不能得乃曰願開封觀其
姓名副使不言矣監臨默然始棄之蓋公嘗聞近倖
子弟關節來第也當再科其人又謀第忌公在乃先
計中監臨使公署司事兼海道卒得中式去鎮守鄧
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莫敢問公受吏家詞
鄧以高燕欵公而厚譽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公曰
先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
人乎公笑而不答既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
者皆爾下軍涂明日甫不至無寔見成矣比甫而鄧

用策士之言使行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於按察使鄧復以四百金買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环與知縣高廷詰遂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詔差給事中郎中勘治之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訊而定楊嵩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勅專理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州三衛指揮更戍海中衛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又亦不問北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

戊不至者有常刑乃徐曰渡海下衛諸失成者皆抵
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劫海上矣公乃集兵伏
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海道
我輩不生且鎮守嘗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
以千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曰韓公已受賄許我
矣可無急也乃又計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即奏公
受寇賄而公遂去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
文昇戴公珊瑚奏曰副使韓紹宗剛廉有為此係賊人
反間之言不信上曰是然未幾丁張宜人憂歸矣

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為言遂罷公官蓋許先為舉人時嘗教書於公之同僚家頗緣為姦利公遂出之而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國朝典章惟朝覲罷去者不得伸理時亦有辯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而公亦卒不辯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墮於洛水下見赤面長髯神人携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之公旣諸子至此禁錮才賢以法鷹鸇人重犯不職使

脩怨宜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慎取予在福建巡歷所部數不

御肉食所配閻氏封恭人矣未嘗置翟冠雀服而諸
子既舉皆不衣紬帛獨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
時伏臘輒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旨其所得
俸金盡以遺兄以奉太宜人雖在福建萬里之外猶
爾也太宜人晚年失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
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
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蓋異人也公雖
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可動民
与無罪雖鞭朴亦不妄施富哀首愚繁利公居日余

此必不
齊單父
傳事非
韓公不
能狀其
涇野不
能有非
足稱二
年之子

即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
改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
采瘁然而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署道何如
韓公對曰使君不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閑暇耳王
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蓋公所至率綱紀其大者
其餘不勞而正故為人所難也公暇日又數召諸生
講授文義所甄拔士如李廷梧王仕昭輩數十人後
皆大顯於時公在福建七年為御史所薦者四既家
居猶為文選黃河清所薦者一而吏部亦數推河南

山西湖廣山東按察使然皆不獲行蓋有尼之於密者也然公怡然自得讀書談道暇日則從戚黨友朋之會無累也公自幼時即為提學江西伍公福所器重呼為小友既舉成化甲午鄉試遂開講於華陰雲臺觀弟子數十人後皆大顯貴都御史屈公直固其一也後又入咸陽歷岐鳳寶雞觀於終南太白所至皆有徒從之遊至其教子一以義方公若在堂諸子非呼召不敢過其前僉事為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戒之曰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

孝道德命諸子宜其所立偉然而四明楊公守阤以
爲古人何加也。公生於景泰壬申閏九月十八日卒
於正德己卯四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八歲初授主事
再授郎中封後以僉事爲文選時又受副使封所謂
中憲大夫也所配閻恭人者始封安人再封宜人其
恭人亦文選封也子四人儀封丁卯舉人娶劉訓導
女僉事初受考功主事改文選陞員外郎調平陽府
通判陞僉事以忤權宦去娶張教諭女封安人、工部
初受虞衡司主事陞都水司員外郎以諫言去娶屈

氏即都御史公女也。封安人。其第四子曰邦翊。國子監生。娶仇教諭女。再娶史氏。三女長蚤死。次適國子生李德元。次適王銳。孫男三。仲議。仲讓。仲詳。孫女三。公所著雜文百餘篇。詩賦千餘首。曰蓮峯集。銘曰。維正德己卯秋七月吉日己酉有韓氏窟於南陽洪之西原。輦磬崎嶇。嵒顚顛。蓮峯先生永寢永晏。漆沮北澁。黃河東篆。太華南峙。萬里關中。是日也。晉蒲秦同君子。員員殯淚執繩。四田成蹊。曰送先生明德孔那。七閨百越。諒亦潛止。昔先生得金矢於刑曹。訖

太史筆
凡了了
效言約

威富於南海。名不滿實。道遠而位邇。志士至今傷之。
厥封維堂。鳥鵠如咽。夫儀封篤而廣。僉事信而法工。
部朴而茂。一代之良也。夫源不深流不長。尺蠖不屈。
不伸。身與孫子。又何難焉。夫子康哉。

副憲賈會期墓誌銘

東鹿賈會期與予同戊辰進士予始未能知也已守
慶陽矣。寧州呂道夫言會期初聘於魏氏。魏未幾疾。
雙瞽父封君先生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
於古不有劉廷式哉。遂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

置妾媵會期終不可所生三夫夫子皆才嘉靖元年
子病起入京會期已憲副陝西遇於保定敏而直儉
而度又不善歛旣入京其二子衢衝已考冠束鹿來
應順天舉謁予果有器識明年會期不偶於巡按劾
會期在慶鹽票事會直 大觀遂罷會期予嘆曰世
豈有絕情酒色篤志古人行而又貪耶然會期自以
志不明抱鬱而歿在嘉靖三年正月三十日年纔五
十三疾且革語其子曰此心頗為 朝廷用盡乃被
誣至此遂為詩曰英魂一點歸何處雨淚交流達

聖明嗚呼傷哉初會期童稚時即不與兒輩狎五歲
從師讀書退即捏土為字以肄日所誦業十二歲喪
母高孺人哀毀若成人及為邑弟子員輒有憂國志
會伯祖後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歸見會期目之曰
賈氏繼志者其吾子乎弘治甲子與兄道同膺順天
鄉舉後既舉進士正德四年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
史時奸臣劉瑾方橫諸御史多欲外補會期相厚者
又勸宜損剛剝直會期曰欲外補如宗廟社稷何
若既為耳目司使朝廷無聞見可乎乃攬轡至南

臺期年瑾誅時道中多滯獄悉剖決如流有戶部戴
郎中者貽敗遍理諸道不結乃下廣東道卒擬如律
自是臺憲稱明而應天郡縣軍民奏辭咸欲下廣東
矣六年巡城擊強弭盜南都肅然七年流賊猖獗抵
龍江內外守備出二指揮將五千人截殺敗績同官
請罪二指揮會期曰咎在守備獨具疏劾於是魏國
公徐輔太監黃偉皆畏憚之八年九江盜賊蜂起循
安慶而上徽寧路絕會期又被簡巡江即日至太平
期與賊敵一出遂捷九年乾清宮災詔求直言

乃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疏群姦大怒賴重臣解故兩
課其績皆以持躬清白讞獄明決得上考云既而出
知慶陽蓋有尼之於隱者也在慶陽御史有卧治黃
堂之薦當是時武廟駕在榆林將幸西夏軍民多
竄匿令丞衝路者率解綬去會期曰主上至當奉
迎不宜逃竄乃招撫居民以俟駕至然不果幸有
中貴人假命欺辱官僚取財會期曰勿辱彼知府
願偕君往見上貴人笑沮解去今上入承大統
制令科道參薦天下守令循良者而陝西御史以會

期舉然適考績至京大臣議選領邊務遂陞陝西按
察副使奉勅兵備西寧諸鎮是時醜虜為患道詣
艱阻人咸為之憂會期曰昔王尊遇九折坡叱吏前
驅人以為忠劉琨坐嘯邊塞風清吾獨不能為尊琨
耶既至布朝廷威德諸蕃感化朞年幾措烽火邊
人遂有樂耕耘之謠先是甘肅武臣之變總兵官李
隆已繫獄朝廷下巡撫都御史陳公九疇鞫其黨
楊淮以下七十餘人陳檄會期往視會期乃先陰得
其詳翼日引訊廳事衆奸皆驚畏無異辭陳稱曰真

老法司也會期嘗曰使運處西寧數年當使

朝廷

無西顧之憂然未幾以忤當道坐免諸將領送至古

鄯驛哭還然則會期之行與政詎不可信耶嗚呼傷

弘會期諱運號靜齋其先洛人更始時徙汾州或曰

長沙太傅之後洪武初六世祖戴奔東鹿西三十里

居柳樹中今遂名柳樹村賈氏云高祖元智贈太子

少師工部尚書曾祖寬祖忠不仕父瓊以會期封監

察御史母高氏繼母范氏皆封孺人兄道進士戶部

主事子三人季者名衛女三人孫男三筮是年三月

二日葬祖塋右銘曰一真可占百城一瑕可覘千瞖
靜齋不貪信於娶瞽不然解綬而歸草屋如故死且
屬予銘諒予知其苦於戲康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